



## 乌江诗话

□ 周雁翔

那是十二年前的七月,江风悄然回旋,忽而翻涌飞扬,如抛出一道诗意的长索,将整个夏日轻轻钉住。无边的晴朗铺洒在乌江之上,恰似一页白里透蓝的信笺。

江水翻涨,怀着敬意,托举游船,如同珍珠过往的人,把情义揣出心底,照亮幽幽怀想。

在对“辞赋之乡”瓮安资质考察期间,我有幸陪伴许结、钟振振老师一行,欣然投身乌江浩荡声势之中,打捞一江诗情。

南京与瓮安,虽隔千里,诗韵却一脉相牵。金陵城下的秦淮河,藏着与乌江一般激昂而热诚的底气;而许结、钟振振两名教授,融儒学风雅、辞赋传奇与兴亡史迹于一身,正是承续古城文脉的当代学人。

许结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赋学会会长。先后出版《中国辞赋理论通史》《解之诗抄》等三十余部著作,率先开辟辞赋与图像交叉研究新领域,填补多项学术空白,为晦涩的古赋研究拓出了一条新路。

钟振振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韵文学会会长,担任《中国诗词大会》总顾问,是当代词学与韵文研究的领军人物。著有《贺铸词集校注》《钟振振讲词》等力作,深耕唐宋韵文多年,补齐贺铸词系统研究百年缺憾,破解了诸多词学悬案。

二人同在金陵治学,互为同道挚友,时常切磋砥砺,于学术研究、教书育人、文化普及三方面皆成果斐然,是学界口碑与人望兼具的大家。

因文学结缘,我们一见如故,心意相通,便共赴这场跨越山河的诗词歌赋之约。

游船在岸边闭目静候,被我们的欢声笑语猛然惊醒,微微一颤,荡开层层柔波,仿佛展眼舒眉,笑意暖了江面。

乌江江界河,敞开渡口,像是性情中人,一迎上来,就在我们眼帘画了一幅江山多娇图,许结、钟振振老师,与我,三人都没忍住,异口同声朗诵起清代瓮安籍诗人傅如桐的《江天文笔》:“长江为研碧生烟,空际云霞是锦笺。日月光华凭笔写,文章湖海浩无边。”

不知道老师们的心境怎样,只知道我的心底冉冉浮现——长江为砚,云霞为纸,日月为笔,江山如文,好一幅气象壮阔的场景。

我们站在游船上,在天地双层虚空之间,船只犹如一个活性的语境。兰舟催发,口衔诗论,我们谈诗的声音

伴有嗒嗒哒的机器轰鸣,我们或沉默远眺,或仰天大笑。

许结、钟振振老师问及写乌江天险的诗词时,问到预先做的功课上了,我徐徐说来,除了我们刚才吟诵的诗词之外,同时代的犹法贤,江界河犹家坝人,著《西樵山房诗文集》,内有存目《江界河渡》《犹家坝杂咏》,还有洪亮吉著《贵州水道考》时,也写有咏江界河汇流的诗句。

随着火火山瀑布汨汨泼进我们心底,激活了我们对乌江名篇的记忆,从李清照《夏日绝句》、项羽《垓下歌》,到杜牧《题乌江亭》、王安石《题乌江项王庙诗》……你一句,我一和,在平仄抑扬之间,轻重上去之中,无不胸藏豪气,舌走长风。

临江朗咏,诗意层叠,恍若漫天鹭鹭,翩跹飞舞。

铁打的乌江,流水的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文化审美倾向,纵横交错,围绕乌江,铸成一个铜壳,里面装着的却是波涛汹涌、浩浩汤汤、气势恢宏的蜕变,经过浪漫主义的刺破,星汉涌出都是锦上添花。

老师们的豪情,接连点燃我的谈兴。待我讲罢红军“突破乌江”的往事,先生相继沉静,我亦默然,细语讲述时的点滴得失,沉浸于那段烽火岁月的苍茫与厚重之中。

钟振振老师从对面栏杆上急走几步,抓住我身边的栏杆,大声朗诵他的《七律·强渡乌江》:

猴场议决破空昏,天堑何难破浪行。  
雪压危崖风扬帆,涛撼深谷石惊魂。  
竹筏勇渡千重险,炮火齐摧隘险门。  
从此雄师过江界,遵义旌旗照乾坤。  
全诗不乏钟振振老师雄浑严谨、炼字警策、融史入诗、家国气象的诗风。

我正要说出体验,许结老师已接过话茬,反扶栏杆,清了清嗓子,朗诵他的诗:

风雪乌江锁乱云,危崖绝壁势峰峻。  
既从猴场定良策,便向江界破棘榛。  
飞竹筏,战征尘,炮声惊破敌营屯。  
雄师踏破天险去,直指遵义日月新。

一首《鹧鸪天·咏红军强渡乌江界河》,此时,我十二分感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幸好老师知道我不擅诗词,我勉强作了新的《突破乌江》:

猴场聚议启征尘,怒水横江扼要津。  
石啮寒涛穿险峡,风飘冻雪乱山垠。  
轻舟疾渡冲危浪,战鼓齐鸣破暮云。  
飞越天堑征途阔,跨山从此换新天。  
我的朗诵,正值风大,游船调头,呜呜

鸣笛,不知他们是否听清,却知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意境新,不撞句。这下我终于懂得什么是“善意的谎言”了。

事后,我背地里创作现代诗《江界河》,相继在《南风》《诗选刊》刊发,只是不知道补得了我的拙笔。

镀满阳光的一角天空投向江水,溅起一匹舒展舞动的蓝绸;游船配合我们的诗兴,随波起伏跌宕;船底轻轻擦过云彩,那些散在水里的光亮被船身一分为二,又在尾后慢慢合拢,像谁随手揉皱,又轻轻抚平写满诗词的信笺。我们倚着船栏,任凭声音撒欢,被浪花带着上下腾挪。

不知怎么就谈到抒写的内容上,两位老师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总结出大凡诗词歌赋创作,写来写去,不外乎“时代的、熟悉的、情趣的、兼容的”。

许结老师说,以我这几天来的翻阅、采访、亲历,我写瓮安行的绝句已经打好腹稿,并举了《江界河挽胜》为例:

乌江险境成江界,无限风光谷底收。  
跨步天桥惊极目,奇峰碧翠一回航。

整首诗描绘乌江峡谷胜景,笔力明快,意境开阔。首句点乌江险峻之势,次句写谷底秀美风光,刚柔相济。后两句写天桥远眺,惊心夺目,奇峰叠翠,令人流连忘返。当场的文朋诗友们伸出了大拇指。

钟振振老师说起他去参加学生的生日聚会,有感而发:

桃花流水葬湖波,而立亭亭长小荷。  
谁说出名须趁早?我看踏实不嫌多。  
勤开电脑脑其汁,快摸石头过此河。  
博士文凭拿到了,大家陪你去K歌。

全诗意趣盎然,脱下古调束缚,融入日常世事,以治学奋进与人生体悟入韵。以荷兴起设问破俗见,写伏案笃行、稳扎稳打的追梦心路,终取学业硕果,同欢共勉。贴合先生雅俗互渗、寓理于趣的创作主张。

仿佛感染诗情的夕阳瞬间变形船头,敲响归航的气笛,把我们的背影留给河谷,丰厚了霞色的感情色彩。

采风活动圆满结束,一行人于暮色中踏上归途。

一川江水,载着一段诗事。满怀绵长眷念的我,对那段记忆,念念不忘。

■ 周雁翔,本名周应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作家协会会员。



## 乡村四月

□ 子牧

梨花带雨淋湿四月的衣襟  
呢喃的燕子盘旋于天空  
归来的燕巢  
安然于老房子的屋檐下

从芽尖滑落的水珠  
带着桃红柳绿的记忆  
与尘世告别  
溅落一地欢悦  
长满蒲公英的小路  
能否找到曾经赤脚踏过的脚印

谁家的灶台又燃起了柴火  
袅袅青烟氤氲着村子  
锁不住的时代步伐  
充满烟火气的饭香  
勾起时光遗忘的味蕾

蜷缩在原野的老黄牛  
枕着嫩绿的青草  
一遍又一遍地反刍着  
真实而又平淡的日子

■ 子牧,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贵州诗歌学会会员,贵州诗人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贵州民族报》《呼伦贝尔日报》等。



## 情锁 百里杜鹃

□ 蒙勇

一缕阳光拍醒我  
我在雨中已经思念你整整一夜  
这场相思的雨  
浙浙沥沥下个不停  
浇着整个星球  
宽宽的海啊  
你可知道  
我一直在想你  
大大的圆啊  
你在哪里

一缕阳光拍醒我  
我在雨中已经思念你整整一夜  
多姿的带啊  
你去了哪里  
我没有打探到你的消息  
留下我煎熬着自己  
请给我一个因为  
让我延续所以  
多彩的花啊  
你在哪里

一缕阳光拍醒我  
我在雨中已经思念你整整一夜  
阵阵的香啊  
你到了哪里  
从远古徐徐而来  
落脚黔西北  
在此香薰宇宙  
絮絮的瓣啊  
你到了哪里  
从远古悠然而来  
驻守毕节大地  
成就缠绵不休的话语

我在雨中思念你  
整整,一夜一夜  
又一夜  
谁能告诉我  
风流倜傥的花啊  
你在哪里  
一缕阳光拍醒我  
你,在我的心里

■ 蒙勇,毕节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劳动时报》《贵州民族报》等。



## 乡愁是一碗素剪粉

□ 廖毅



都是个体摊贩,剪粉作为罗甸的传统小吃,更是遍地开花。我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享受这久违的美食,甚至到了上瘾的地步。特别是夏天,天气炎热,懒得做饭时,一碗剪粉便是美味一餐。

尔后,我来到浙江、上海等地发展。每当夜深人静,思乡之情便如潮水般涌来。而在每一夜的“怀乡”中,总有一碗让人馋涎欲滴的罗甸剪粉在脑海里晃动。我尝试过在各地的贵州餐馆中寻找它的身影,但往往失望而归。偶然碰到有些餐馆打着“贵州米粉”“贵州剪粉”的招牌,但味道总是差那么一点,不是粉皮太厚,就是调料不够地道。老乡们品尝后都说,长相差差不多,但总是吃不出罗甸剪粉那种特有的味道。

也因此,每次回到老家,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先去吃上一碗素剪粉。有时一碗不解馋,会连吃两碗甚至三碗。可能是长期形成的口碑,在罗甸县城吃剪粉,很多朋友都会推荐一家叫做“刘三姐”的摊点,盖因味道纯正,数量充足。而在罗甸的剪粉家族

中,我的出生地边阳镇的剪粉更是被视为宠儿。粉皮薄软而有韧性,搭配上当地农户特制的酸菜和辣椒油,舒舒爽爽,吃了直呼过瘾。也有人介绍说边阳的剪粉谁家做得最好,但我并不刻意要去哪一家吃,往往是遇上谁家吃谁家。对于一个许久没吃上家乡剪粉的人来说,只要到了那个地头上,感觉谁家的都很香!

我深知,罗甸剪粉之所以难以复制,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道小吃,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地域的印记。据称,它选用的是当地特有的“糟糯米”和“罗斛辣椒”,其他佐料也都是当地自产。全程手工制作,费时费力,又不确定除罗甸人外,有多少人习惯这种口味,如果为了迎合市场而改变,就失去了它原有的魅力。因此,在外地,想要吃到原汁原味的罗甸剪粉,几乎成了一种奢望。

然而,我又想,事物总是变化的。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人们流动的频率也会越来越高。如今,越来越多的贵州特色美食走出大山,走向全球。比如有名的“凉都牛肉火锅”“花溪牛肉粉”“水城羊肉粉”等,都已经在各地生根发芽,深受人们喜爱。有朝一日,“罗甸剪粉”乃至“边阳剪粉”会不会悄然而至,让漂泊异乡的游子不经意间一回头,满是惊喜?

一念及此,那份来自味蕾的乡愁,再次涌上心头……

■ 廖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作家文摘》《青年时代》等。

一条河,一首歌,三江桥上桥梁多。  
五公里,十一桥,瑶山风来起春潮。

三江河像一条玉带纵贯南北,桥梁如此密集,即便是江南水乡也不多见。桥梁一多,连南瑶族自治县就有了生气,有了灵动,也让人们有了向往美好的盼头,桥的一头是诗意,一头是远方。

随着三江源的开发建设,新建了三江源桥和梅村桥,它们与沿坡桥、沙田桥、牛路水桥共同构建几近完美的三江源路桥交通网,这样,三江源交通变得十分方便。

“三江”因沿坡河、淌水河、太保河三河交汇而得名,三江源成了集观光、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好去处。龙腹坡横卧三江河,使三江源形成一汪碧水,碧水中呈现一个圆形大舞台,舞台的背景是一轮冉冉升起的太阳。远看三江源,红色的桥,多彩的岸,艳阳高照,龙腹晴澜,蓝天白云绿树倒映水中,清晰可见。只要你走在过水条石上,一定会收获一份惬意。

河水静静流,流向网红桥。网红桥名为越秀廊桥,它是仿侗族风雨桥风格的一座桥,由广州越秀区出资兴建,故名“越秀廊桥”。

越秀廊桥是三江河上最新又最具民族风韵的桥。桥面上,中间是双向两车道公路,两边是风雨长廊,廊桥仿侗族风雨桥样式,红黄相间的88根长鼓造型的柱子撑起长廊的庄重与神气,12面大鼓既亮丽又大气,鼓声传来,水波不惊。廊桥的两头都有横梁和瓦檐连接着,使廊桥成为一个整体。廊桥的栏杆柱头都雕刻着瑶绣的经典图案。整座廊桥凸显瑶族特色。

越秀廊桥一建成就瞬即成为网红桥。廊桥的梦幻魅力体现在晚上。夜晚时分,人们像潮水般地涌向廊桥,为的是看看她梦幻的芳容。灯光闪烁,不断变幻,鼓声阵阵,歌舞升平,歌声,笑声,喊叫声……光影,河水,廊桥,游人,都与浓浓的夜色糅合在一起。

在往下游方向看去,不足百米便是牛脚桥。据传三江河畔有一座山,因山上有一块像牛脚的大石头而得名牛脚山,人们就把牛脚山下的五拱桥称为牛脚桥。有民谣曰:“三江石牛只脚,太保桥身没有影,连州宝塔没有顶。”这让牛脚山增添一份神奇。它是三江河上唯一不再发挥交通作用的“退休桥”。它与越秀廊桥形成强烈反差,人们来到这里看到新旧两座桥,都会有生命与时光的感悟,也会有怀念与向往的启迪。

沿着三江河往下游再走约1000米就是南门大桥。

这座大桥位于清乾隆年间的三江新城南门外,故名“南门大桥”。南门大桥是小城里交通最繁忙的桥。桥的两岸有几所学校,也有众多小区和城郊村落,还有淌水、三排、寨岗、大麦山四个乡镇在南边,城里城外,南来北往,很多人都选择走南门大桥,有时上班高峰期还会出现短暂的交通堵塞。

三江河在大榕树处向东拐了一个大弯,三江桥的方向变成了南北走向。

三江桥是三江河上现存最老的桥,同时它也是最具人间烟火味的桥。每天晨昏正午,尤其是集日,三江桥北面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小贩的小喇叭发出的叫声不绝于耳,显得很嘈杂。如果要选择一个地方等不熟悉连南瑶族自治县的人,“老桥头”就成为首选地点。三江桥的南面是立体步行街,北面有长达千米的民族风情长廊,还有立了刘禹锡等“六贤”雕像的益味园。三江桥的红色栏杆,步行街的瑶绣和长柄伞造型,风情长廊的长鼓造型的柱子,路边高楼墙壁上的中国红火把,这些以红色为主调的瑶族文化元素共同创设了和谐而又热情奔放的情境。如果你来到三江桥,看了这座古朴而又崭新的县城,心湖定会泛起涟漪。

夕阳西下,立于大榕树下看三江桥,一湾碧水,清晰地倒映着立体步行街和民族风情长廊,黑瓦白墙,红色长鼓、瑶绣、长柄伞、中国红火把……它们都静静地沉在水里。远处,就是白面峰,太阳的余晖把山抹成金色,再现“合望夕照”美景。

民族桥与三江桥相隔大约200米。261省道原在河边公路上,要经过时常出现交通堵塞的三江桥很不方便,公路外移新建了民族桥,也因此成全了河畔绿道。站在民族桥往东南方向望去,一个红色巨型圆柱体建筑物映入你的眼帘,它就是瑶族博物馆。它像一位缠绕着红头巾的歌者,耐心地等待你走近它,走近连南民族风情。民族桥与三江桥之间的南岸,每逢春天,黄花风铃绽放,黄灿灿的花朵挤满枝头,向人们展示她们的雍容与灿烂,展示她们的美好与繁华。路过的人们都驻足观赏,纷纷拿起手机捕捉光影,定格这美丽的瞬间。

三江河在新村再向北拐了一个大弯,团结大桥又变成东西走向了。团结大桥是三江河段目前最北端的一座桥,为体现民族团结的特点,故名。它建在团结大道上,跨三江河,连接新村与三江镇中心,属许广高速与261省道县城联络线公路桥。团结大桥是目前三江河上最长最宽的桥,它是钢筋混凝土板桥,桥长138米,桥面净宽21米,双向四车道,两侧还设有非机动车道和行人道。团结大桥的建成,让连南自治县的人民快捷地通向诗和远方。

三江河上最老的桥已逾五十载,最年轻的桥仅有三年,它们都是连南自治县变迁的见证者,桥的一头充满浓浓的诗意,桥的另一头延伸向远方。

■ 方日乔,原名房春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中国民族报》《民族文学》等。

## 一头诗意,一头远方

□ 方日乔

